

諸子集成

新編三

四川人民出版社

32716466

中華諸
子寶藏

諸子集成新編三

●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中華諸子寶藏編纂委員會

編

B2/
A15 V.3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成都



32716466

(川)新登字 001 號

責任編輯：張問漁 楊方杰
封面設計：何 華

中華諸子寶藏

諸子集成新編(共 10 冊)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中華諸子寶藏編纂委員會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成都市鹽道街 3 號)
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市新都華興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787 × 1092mm 1/32 印張：26.625 字數 678 千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3908-5/B·157 印數：1-1000

定價：960 圓(精裝本)
1900 圓(豪華本)

ISBN 7-220-03908-5



9 787220 039089 >

諸子集成新編(三)目錄

《孟子》十四卷	(周)孟軻撰 (漢)趙岐注	3
《孟子正義》十四卷	(周)孟軻撰 (清)焦循正義	3
《荀子》二十卷附一卷	(周)荀況撰 (唐)楊倞注 (清)盧文弨、謝墉校	3
《荀子集解》二十卷	(周)荀況撰 (清)王先謙集解	3
		769
		591
		129
		3

《孟子》

(周)孟軻撰
四部叢刊本

(漢)趙岐注

孟子提要

《孟子》七篇，戰國時孟軻（一說孟軻弟子）撰。孟軻（約前三九〇——前三〇五），鄒國人，戰國前期著名思想家、儒家代表人物。曾受業於子思門人，得孔子儒學之傳。先後周游於齊、宋、滕、魯、梁諸國之間，宣傳其政治主張，并聚徒講學。晚年退居鄒國，「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發展了孔子的儒學思想，從性善論出發，概括出仁義禮智「四德」，提出了「義勝於利」、「捨生取義」等道德標準，論述了「存心」、「養氣」、「寡欲」、「盡心知天」等一系列道德修養理論以及「民貴君輕」、「輕徭薄賦」、「制民之產」的仁政學說。為了維護儒家理想，孟子一生致力於排異端、辟楊墨。後世尊他為「亞聖」，在儒家道統中地位僅次於孔子。《孟子》是孟軻的主要思想資料。東漢趙歧注是今存最早的《孟子》注本。宋人孫奭又據趙注作《孟子注疏解經》，疏解趙注，後世列入《十三經注疏》。到宋代，《孟子》升格為經，倍受學者重視，遂形成略訓詁而重理解的宋學傳統。朱熹《孟子集注》着重發揮原書中的義理，表達本人的理學思想，影響深遠。清代學者以漢學治《孟子》者復成風氣。焦循撰《孟子正義》，集以前諸家《孟子》注疏之大成，是最好的《孟子》注本。

孟子題辭

趙氏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
義又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
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認謂之孟子其
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
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
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
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

孟序

關西

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
於魯也三柏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孟
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
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
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
爭彊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
上賢先王大道陵遲墮廢異端並起若楊
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

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溷微正

塗墮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

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

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柱石直尋時君咸

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

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

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

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

孟序

二

關西

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

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

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

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

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

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榮辱靡所不

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

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

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
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
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
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
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
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論
語者五經之館鑄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

五序

三

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荅
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子孟子對以仁義宋
相雅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子魯臧
倉毀鬲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子
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眾又有外書四
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引深
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
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

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
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
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
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
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
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於譬
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
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為得

五序

四

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
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撫取
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
百餘載傳之者亦已眾多余生西京世尋
不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
之際嬰戚于夫遲屯離蹇詭姓道身經營
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勤形瘁何勤如焉
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

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睽我皓首訪論稽古
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
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
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詳
矣儒家惟有孟子闕遠微妙緼奧難見宜
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己所聞證以經傳
為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為上下
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
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
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
乎

孟序

五

孟子卷第一

趙氏注

關西

梁惠王章句上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諡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稱號

者也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為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備之君皆尊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為諸侯所師是以梁惠王滕文公題篇與公孫丑等為一例也

孟子見梁惠王

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

王曰叟不遠

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曰解也叟長老之稱

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至此亦將有可以為寡人與利除害也

孟序

關西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彊兵為利故曰王何必曰利為名乎亦惟有仁義之道者可以為名以利為名則有不

之患矣因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

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

而國危矣

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言上下交爭各欲利其身必至於篡弑則國危亡矣論

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故不欲使萬乘之國弑其

君者必千乘之家

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夷羿

之桀夏后是以

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

之家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菜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若也若齊崔衛甯晉六卿等是以其怒亦皆視其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千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為家亦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君臣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

矣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臣食千鍾亦多矣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

利不奪不廢苟誠也誠今大臣皆後仁義而先自利則不篡奪君位不足自廢飽其欲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

者也仁者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行義而忽後其君者王亦曰仁

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復申此者重要數其禍章指言治國之道明

當以仁義為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穆天子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

曰賢者亦樂此乎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大池沼與孟子遊觀顧視禽獸之樂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

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惟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脩堯舜之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為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雖有此當為人所奪故不得以為樂也詩云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詩大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始經營規度此

臺眾民並來治作之不與期日自來成之也經始勿

亟庶民子來

言文王不督促使之亟疾也眾民自來趣之若子來為父使也王在

靈囿鹿鹿攸伏鹿濯濯白鳥鶴鶴鹿鹿也言文王在此囿中鹿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王在靈

沼於物魚躍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文王以

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

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孟子

為王誦此詩因曰文王雖以民力築臺靈池民由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為欲使其多禽獸以養文王

也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借俱也言古賢之君

與民共同其所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

樂故能樂之湯誓尚書篇名也時是也時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亡為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眾而誓之言

我與汝俱往亡之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

獸豈能獨樂哉孟子說詩書之義以感喻王言民皆欲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禽獸何能復獨樂之哉復申明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章指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則忻戴

其上下太平化與無道之君眾怨神怒

則國滅祀絕不得保守其所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王

自稱孤寡言寡人於治國之政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懇至之辭河內凶則移其

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凶

年以此救民也魏舊在河東後為強國兼得河內也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言鄰國之君用心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王自怪為政有此惠而民人不增多於鄰國者

何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因王好戰也

王意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

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孟子問王曰今有戰者兵刃已交其勇者棄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後止足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王曰不足以相笑也是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孟子曰王如知王之政猶此也王雖有移民轉穀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國同而獨望民之多何異於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乎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陳王道也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則五穀饒積不可勝食

數罟密網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鼈者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草木零落之時使林木茂暢故有餘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

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也民所用者足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故無恨養心無恨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

可以衣帛矣

言孕字不失時也

可以食肉矣

言孕字不失時也

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一夫一婦耕耨

之道路矣

化申重孝悌之義頌者班也頭半白斑斑者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

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言百姓飽禮義脩行積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行此可以王天下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言人君但養生彘使食人食不知以法度檢斂也塗道也餓死者曰莩詩曰莩有梅莩零落也道路之旁有餓

死者不知發倉粟
以用振救之也
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

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
人死謂
餓疫死

者也王政使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
以異於用兵殺人而曰非我也兵自殺之也
王無罪

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戒王無歸罪於歲貢已而
改行則天下之民皆可致

也章指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喪死之用
備足然後導之以禮義責己於窮則斯民集矣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願安意承受
孟子之教令孟子

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
挺杖
也曰無以

異也
王曰杖刃殺
人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
孟子
欲以

大論
王曰無以異也
王復曰政殺
人人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

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
孟子言人君如此為
人也率禽獸以食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

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
為民父母也
虎狼食禽獸人猶尚惡視之牧民為
政乃率禽獸食人安在其為民父母

之道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

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公時以三良
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夫惡其始造故曰此人其無後

嗣乎如之何其使此民飢而死邪孟子陳此以教王愛
民章指言王者為政之道生民為首以政殺人君
之咎猶以白
刃疾之甚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

韓魏趙本晉六卿當此時號三
晉故惠王言晉國天下強也及寡人之身東敗

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

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

則可
王念有此三恥
求策謀於孟子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

可以王
言古聖人以百里之地
以致王天下謂文王也王如施仁政於

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

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

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易釋芸苗今簡易也制作也王如行此政可使國
人作杖以撻敵國堅甲利兵何惠取之不害也彼奪

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

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

之夫誰與王敵
彼謂齊秦楚也彼困其民願王往
征之也彼失民心民不為用夫誰

與共禦王之
師為王敵乎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鄰國
暴虐

己脩仁政則無敵矣王請行之勿有疑也章指言以百里行仁天下歸之以攻傷民民樂其亡以從服強仁與不仁也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

襄謚也魏之嗣王也望之無嚴然之威儀也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就與

之言無人君操秉之威知其不足畏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平暴

不由其次也問天下安所定言誰能定之吾對曰定于一孟子謂仁孰

能一之言孰能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嗜

甘也言今諸侯有不甘樂殺人者則能一之孰能與之王言誰能與不嗜殺人者乎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孟子曰時人皆苦虐政如有行仁天下莫不與之

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

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

如是孰能禦之以苗生喻人象也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油然興雲之類沛然下雨

以潤槁苗則浡然已盛孰能止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

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

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

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延頸望

欲歸之如水就下沛然而來誰能止之章指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之是故文王視民如傷此之謂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宣

也宣王問孟子欲庶幾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與得行道故仕於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首篇因言觀事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

章文相從然後道齊也

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

聞也孔子之門徒頌述交盡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雖及五霸心賤薄之是以儒家後世無欲傳道之者故曰無以則王乎既不論三皇五帝殊無巨未之間也

王問則尚當問王道耳

不欲使王孟子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王曰德行當問霸事也

以王王曰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安也禦止也言安民則

惠黎民懷之若此以王無能止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也言安民則

王自恐德不足曰何以安民故問之孟子以為始王之性可以安民也曰何由知

吾可也王問孟子何以知吾可以安民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

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

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

觥陳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

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胡說王左

右近臣也殺棘牛當到死地處恐須新鑄鐵牲以血塗其鬣却因以祭之曰鬻順禮大祝曰墮鬻逆牲逆尸

今鍾鼓天府上春鬻齊鐘及寶器孟子曰巨受胡說言王嘗有此仁不知誠有之否

曰有之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

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愛畜也孟子曰王推是仁心足以至於王道然百姓皆謂王畜愛其財巨知王見牛

恐懼不欲趨死不忍故易之也王曰然誠有百姓

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殺

鯨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王曰亦誠

有百姓所言者矣吾國雖小豈愛惜一牛之財費曰王哉即見其牛哀之覺鐘又不可廢故易之以羊耳

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

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

何擇焉

異怪也隱痛也孟子言無性百姓之謂王愛財也見王以小易大故也王始痛其無罪羊亦無罪何為獨

釋牛而取羊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

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王自突心不然而不能自免為百姓所非乃責己之以小易大故曰宜乎其罪我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

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

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孟子解王自責之孟子曰無傷於仁是乃王為仁之道也時未見羊半之為牲次於牛故

用之耳是以君子遠庖廚不欲見其生食其肉也王說

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

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

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

者何也

詩小雅巧言之篇也王喜悅因稱是詩以嗟雖有是心何能足以王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

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

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

復白也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此

王信之乎百鈞三千斤也曰否

王曰我不信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

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

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

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

不為也非不能也

孟子言王恩及禽獸而不安百姓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

不為耳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王問其狀曰披大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

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

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

大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

之類也孟子為王陳為與不為之形若是王則不折枝之類也折枝按摩折手節解麗枝也少者取見役故不為耳非不能也大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也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敬我之老亦敬人之老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轉之掌上言易也詩云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

加諸彼而已詩大雅思齊之篇也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八妾從以及兄弟御尊也享天下國家之福但舉己心加於人耳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

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

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大過人者大有為之君也善推其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

百姓者獨何與復申此言非王不能不為之耳權然後知輕重

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權銓衡也可以稱輕重也度丈尺也可以量長短也凡物皆當稱度乃可知心當行之乃為仁心比於物尤當為之甚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

諸侯然後使於心與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使邪王曰否

吾何使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王言不使是也將欲以求我心所大欲者耳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

曰王自道緣以陳之王笑而不言王意大而欲今王自道緣以陳之王笑而不言王意大而不敢正言曰

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

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

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

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孟子復問此五者欲以曰否吾不為是也王言我不為是也曰然則王

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

國而撫四夷也莅臨也言王意欲庶幾王者以若

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若順也

是其所甚與王謂比之緣木曰殆有甚焉緣木

求魚為大甚

曰殆有甚焉緣木

求魚為大甚

曰殆有甚焉緣木

求魚為大甚

曰殆有甚焉緣木

求魚為大甚

曰殆有甚焉緣木

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

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孟子言盡心戰

國之災故曰殆有甚曰可得聞與王欲知其害也曰鄙人

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言鄭小楚大也曰楚人

勝王曰楚人勝也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

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

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

異於鄭敵楚哉固辭也言小弱固不如彊大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州耳今

欲以一州服八蓋亦反其本矣王欲服之道蓋

今主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

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

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

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

禦之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天下歸之誰能止之者王曰吾惛不能進

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

敏請嘗試之王言我情思惛亂不能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

道以教訓之我雖不敏願嘗使少行之也曰無怙產而有怙心者惟

士為能若民則無怙產因無怙心孟子為王陳其

法也恒常也產生也恒產則民常可以生之業也恒心

人常有所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

苟得耳凡民迫於飢寒苟無怙心放辟邪侈無

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

也民誠無怙心放盜辟邪侈於奸利犯罪罰刑無所不為乃就刑之是由張羅罔以罔民者也焉

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安有仁人為君何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

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

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言衣食足知榮辱故民從之教化輕易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

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

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

治禮義哉言今民困窮救死恐不贍而不給何暇備禮行義也王欲行之

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

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

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

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

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其說與上同八口之家大上農夫也孟子

故為齊梁之君各具陳之當章究義不嫌其重也

指言典籍收載帝王道統相文之事論正相紛撥亂反

正聖意弗珍故曰後世無傳未聞仁不施人猶不成德

是為要此蓋孟子

孟子卷第一

孟子一

十六

孟子卷第二

趙氏注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

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莊暴齊臣也不

以對而問曰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

庶幾乎王誠能大好古之樂他日見於王曰王

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孟子問王王變乎色

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

樂耳變乎色慚也莊子道其好樂也王言我不能

王的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

之樂也甚大也謂大要與民曰可得聞與王問

同樂之意寧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孟子

王獨自作樂樂邪曰不若與人王曰獨聽樂不如

與人共聽樂樂也曰不若與人與眾共聽之樂也曰

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孟子復問王與少

眾入共聽曰不若與眾王言不若與眾臣請為

王言樂孟子欲為王陳獨今主鼓樂於此百姓